



南郭先生文集

四編
自六

服部文庫
417
2019
20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六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男 雄仲英輯

記

蜘蛛端研記

烏石山人多戶而入曰吾得端研矣憚憚然喜溢於
色余哂曰故態乎何遽哉既而啓匣其質潤其色紫
眼暈星列其數九凸乎唯在池外寔為高眼譜錄所
稱畫具焉蓋真物也長六寸有餘廣尺參分長之二



厚乃稱之受摩地爲蜘蛛腹數足半抱出乎墨池前
兩側刻蛛網因眼點點爲浮露象製亦巧矣余乃始
愕然絕歎不遑刮目數日山人復來謂曰吾甚愛之
吾甚愛之顧世希心好則吾誰歸哉即藏之名山徒
閱世寶而已是卞和氏之反投璞於荆山也則非吾
竒此物之志今乃思而得之不如持之獻

東叡大王不亦善乎固復無再獻不見知之患必矣
蓋山人常好竒物方得遽喜故態爾故苟欲締好山
人者爭得珍噐攜至爲贈然山人放曠性亦不甚惜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忽乎散忙乎忘若未始經其懷
然亦故態爾雖然是且爲未得希世物爾今此研也
且拂莫拭顧復不舍躍然乃欲奉以納諸王府竒
愛哉斯於山人乃見其殊賞甚重之至異於常也山
人善書稱於世又癖於石研則愈甚今世米顛也而
其愛重之至亦乃不蓋留於己獨異於海岳終亦歸
其性之故乎是山人也研之所傳君山野子鼎者與
田社谷起數者谷轉與山人乃此得山人而益顯遂
致青雲物亦有遇哉

浦上君矢鏃記

享保十六年二月六日

大駕田獵于中里御園乃命侍臣一輩六七人令
即試騎射浦上直方與焉共立馬執弓而列既而見
野猪之大突自前林來怒奮甚猛浦上直方彎弓而
待距馬前六七步引滿乃發中所擬入殆飲羽猪乃
過穿後藪而逃到平塚祠前踏虞卒聚獲格殺之田
罷獻夫大猪於

御前命有司審視其傷言披毛有微疵一而已既

非銃丸所傷令解而視之肉中得矢鏃卷紙中識浦
上帶箭豪五寸許蓋初所負矢怒觸叢棘摧折已失
矣乃召直方問之得具以聞命令量其大從鼻頭
至尾際徑七尺有餘云於是有賞命曰若斯大獸
非一矢之所能弱必是中其要結絕乎心繫因以
速斃矣爾既見射術有功乃寶此矢鏃永傳女家可
也後在後園園吏解其猪牙上之乃復召直方手自
賜之且曰與前鏃同傳之且當記此事藏焉直方少
自

德廟潛邸時給事左右侍習射藝有年既盡其技每試騎射無不中屢賜褒賞

德廟嘗依古式製射鞬以備乘輿蓋將射之具云後乃手自以賜直方令藏其家亦令傳射術之功于其後世也浦上君字彌明直方其名也德廟賓天之後令喬作文記以上事如此

物夫子著述書目記

國家興百有四十年治平所化詩書之道洽乎海內其間通儒豪傑之士蠡出並作各有所著學術中興

之盛稱踰前古然創闢秦塞者芟鋤力微鹵莽所遺蕪穢未治及乎累朝文明益融物夫子者出乃以命世之器馳宏覽之才著作撰述兼綜具有即自經術文章群儒所誨以至雜家小數凡所傳若干卷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也且卓識所開學問之業宇宙為之一新於是海內仰止風靡影慕苟挾書筴者一望其旌題相與歛衽莫不祇敬之曰是真先君子之書也因此貴尚之餘乃又有姦巧以射利者拾其唾餘綴以為全物甚乃至有造無根之言假托夫子名

者欺者作之昧者行之涇渭混合清濁難辨喬嘗與
讓社之盟久矣且臨夫子易箒時親受著述傳貽之
屬乃與二三子患其魯亂如此相與以其平日所與
聞重討論之定錄其書目以防姦偽有己刊者有刊
後自廢者有秘而不傳者有略構起端而未定者有
一時戲作者各分辨記之如左

辨道一卷

辨名一卷

論語徵十卷

大學解一卷

中庸解一卷

文集三十一卷

度量考二卷

絕句解三卷

答問書三卷

孫子國字解十三卷

右十部既刊行者

絕句解拾遺一卷

右夫子撰絕句解時於稿中刪去者夫子沒後門人惜其遺落而拾收刊行焉

譯文筌蹄六卷

右夫子初年授門人而令筆受者雖既刊行焉晚歲頗有毀廢之志故棄而不用後編未刊者亦舉以火之不藏于家今世姦猾之徒私刊後編或更題目行之者往往有之皆所不用者

護園隨筆五卷

右夫子中歲之作至于晚歲亦毀廢不用

文罨一卷

右初年所作前已焚毀

吳子國字解五卷

讀荀子四卷

讀韓非子三卷

讀呂氏四卷

古文矩一卷

明二直隸十三省考定圖一帖

右六部中歲作未成者或起端而不竟者必當_下族

刪定然後視人者也

唐後詩十集七卷

右半已刊行餘乃本未成

四家雋六卷

右評未全備

明律國字解三十七卷

右晚年作唯為律語多難讀而作解以藏于家而已既而夫子曰法律之政非先王以德禮之本今天下依封建之制則同乎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者也若依此為律易解人輒用之則害於其政當秘而不視爾乃與盟者八人特得睹耳餘雖同社不許輒視

樂制篇一卷

樂律考一卷

鈐錄二十卷附三卷

右三部亦頗秘不許刊行者

琉球聘使記一卷

幽蘭譜抄一卷

琴學大意抄一卷

文變一卷

韻槩一卷

滿文考一卷

葬禮略一卷

詩題苑三卷

南留別志五卷

廣象碁譜一卷

右十部一時戲作亦小而辨物爾不必當弘行者

以上凡三十六部百九十一卷

不見以上目中者皆非真也惟後進君子有取裁焉
世固多姦偽或有盜藏而私寫者至深秘焉益為韞
匱而藏諸以待高價然魚魯失真一同棄物有學識
者自知其不可用

鑑湖臺記

樂山公子館于其公邸東邊而居焉邸基占爽塏高
地東因厓隙盡而陂陀乎下矣則牆東也外隣下谷
故其居不繁自為臺趾而東西所眺山水奇觀悉入

館中為勝槩焉下谷地有篠簞池周迴數里汪然一
巨澤也踰池望東叡山東都建即所開創官寺也蓋
西京平安之鎮有比叡山即象因以名焉云比叡下
臨江之湖水故篠池亦比湖相映帶尔山則陵寢所
在佳氣攸鍾仰稱福地崇觀飛閣雲蔚霞縹宮堯乎
鬱蔥之中山勢迤靡積翠所繞池濱其足涵影滄波
中設妙音島橋而通庶凡其山麓水涯第宅間闕撲
地其間寔為陵邑蓋東都既庶富有所繁平原即鞠
日充月斥勢乃尔不待三遷七遷以奉此地冠蓋相

望貨隧旁通都人士女遊冶成群陟山降水俯窺所
及蟬然蟻行不絕亦一奇觀也館本仍主第之舊初
其東厓林木蔚鬱嚴備隔塞及公子之館于此乃命
開林斬新忽復豁焉如明鏡出匣所云勝槩者死在
湖中央據臺收之若一幅画就用成園尔公子好學
既優風情故意匠所圖超然踰俗一命斧斤乃得此
奇矣今夫東都貴介夸麗競起名園孰不爭謂築鳳
嶺及中龍池者然天造地設如是者固難得焉若乃花
日月夜朝陽夕陰風雲霜雪之詭變紫翠紅白之殊

色與夫觸景成趣觀物命意臨檻賦詩開筵把酒坐
不移起不步興寄清幽交至互生亦皆山水所相助
而致也公子雅思其有窮哉公子與喬謀所以命其
居者遂名曰鑑湖臺因并紀所覽爲之記乃與樂其
賞心云爾

辯

寐隱辯

予性嬾好臥臥斯靜靜斯寐寐斯忘非好其所好其
靜以至忘而已矣自壯歲時或寒温不時食飲失節

每得微疾必入闇室閉戶塞牖設褥施幃寐通日夜
以連二日三日厭而後起其間不服藥餌病亦自瘳
以是爲常比歲齒已踰七十精神日衰支體日痿每
事困憊不復能氣率體於是舊癖愈甚夜率以人定
就寢焉寐乃徹旦不問食時與隅中朝夕食間亦時
倦事乃臥故晝日六時復舍其半供寐固命室人自
寤爲期不欲警覺其間止論家事大小一勿令聞即
有外幹謝不令通或有客來請見者室人計窮則遽
辭以病或必不在焉使至則留寐覺於是室人交謫

我曰家私不聞可以已矣人世常倫交際亦大矣今
乃四方君子聞君之高義爲之踵請者豈徒哉而爲
君貪惜寐各數刻故謝遣廢之亢簡之毀以有所闕
乎且人壽百歲夜眠之所弭幾居其半今君乃復三
分之廢一於古人孳孳之義唯日不足謂之何予乃
哂曰嘻可憐哉汝輩與吾居有年而猶且被累流俗
其固一至此邪居予語汝夫人生在世奚爲哉奚不
爲哉得喪禍福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成敗怨恩
取與饑渴寒暑是事之變紛乎多哉日夜相代乎前

互爲其根不知其始不知其終果有真者哉人將混
茫乎其中形與之日徂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之臂失
之起索之故吾而不得焉猶且喜怒哀樂慮嘆變熱
姚佚啓態矜巧能飾名譽竊竊焉爲知爲得焉其行
盡如馳而莫之能止心形俱疲不識爲名邪爲利邪
其爲形也亦妄矣果奚爲哉奚不爲哉雖不足爲而
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既觀其爲矣煩之爲勞
不可強已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然人
將有逃在山林谿谷江海之中者非不然然善焉而

吾生長都會之間，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月麤麤強耕，稼日食，未能也。食芻粟，厭蔥韭，自以味之極，未能也。人將有尋五嶽，遊名山，不返者，非不跋然望焉，而吾常糊口，都會人聚之間，今乃遠遊，無計裹糧，且質弱，體重，飄然輕舉，縱意所之，未能也。人將有逃碁局，諸戲若逃禪誦者，而吾之拙劣，皆所未習，未能也。人將有逃醉鄉，枕藉糟麴者，吾雖好酒，腸胃不健，不能痛飲，酪酲沈冥，無所知覺，以至乘亦弗知，墜亦弗知，而其神得全，未能也。是數者，既於吾無所得焉矣。吾之

所以寐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無益，而弗知其所得焉。汝欲聞寐之說邪？今夫寐者，其氣也，無心無慮，如有思有慮，則不得焉。是一隱也。當其酣寐也，疾雷破山，風振海，耳無聞也。大旱焦而不執也。河漢注而不寒也。青蠅營營，不能僕緣，聚蚊成雷，不能侵肌也。是亦一隱也。夢為鳥乎？厲天高翔，神經乎大山，而無介也。夢為魚乎？潛著自若，入乎淵泉，而不濡也。天地之太平，萬物之多乎？亦弗知也。是亦一隱也。若乃客來請者，匪我求客，客求我，而其所求何也？吾無財不

能使人富吾無勢不能使人貴焉予少好讀書僻事
奇字為其有問歟然既已老矣副墨洛誦昔日所聞
今已還之參寥附之疑始則所見問百不記一不能
為空空者竭焉對雖終日有靦面目而已縱直寄焉
無益彼此至若夫二三交遊生平知我孰我者然乎
哉然則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如悠悠之徒寧以我
為不賢絕而不通不幾足以為逃乎是亦一隱也故
云臥斯靜靜斯寐寐斯忘寐之為隱亦大乎吾家
無素業勤可以承焉賤人分定少不勤行長不競時

是故進則不能取富貴以覆宗族也退則不能勵名
節見推鄉閭如醉如夢忽忽以及今茲矣然幸遇至
平之世衣食都會之間咨窳偷生為游惰之民而時
豐人淳衣食家足矣多若水火求無不與者故以及
汝輩不知饑寒優游卒歲於事已足矣又奚役役苦
心勞形為哉靜然可以補病皆媿可以休老無寐若
焉已客有為莊周之言者即予說難之曰子今以人
生為妄則似矣然古之真人其覺自忘今子乃以覺
所見為妄以寐所得為忘不知亦夢之矣又其夢

南齊書卷之六
卷之六
一
焉也。且有大學見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則今是為
患。是其夢未始覺者邪。乃抗爽言以自適焉。顧未至
邪。予曰。然有是言也。雖然。予則謂人生在妄中。譬猶
魚在水中。一息有存。則不可離必矣。且萬世之後。一
遇大聖。知其解者。其有焉。而不能旦暮遇之。則吾儕
鄙人之常累。為覺為夢。未能大忘。亦恒物之大情也。
故予且以生為妄。假寐託其忘而已。且若子之說。子
與汝皆夢也。吾妄言之。子妄聽之。可也。子奚難之深
也。

說

秋子順字說

肥後秋文學子羽。攜令子東。余始得見之。甫弱冠。名
曰遜。且請余字之。顧余非其人。欲謝不敏。然余與文
學相識已熟矣。姑且為之。謂曰。美哉子。其勉之。遜翼
也。順以翼也。其為孝德之本歟。夫為人親。靡弗喜愛
其子。承順焉。且為人父。苟非厲之人。誰不欲其子肖
已者哉。常人且然。況子家文學。既已以學德著稱海
內。則欲子之濟其世。美不隕其名。無所不至。必以育

之師以教之文學而兼之順從也子之卒從無違不
啻蛾子時術之且遇其君好學之時子之生成於三
者全矣何又加焉孝敬忠信由此以成其為吉德不
亦善乎文學以子為子子以文學為父子其順矣
哉慈和徧服曰順順之時義遠矣哉無以則請字子
曰子順

讀

文選讀例三則

昭明之選今猶擊節其清英通觀古今而後知其無

比且古人絕作獨存此書因以不朽者間有之偉哉
有功於立言者也篇中片語隻字莫非成據六朝已
來既多採用飾其藻翰至於唐初遂盛行焉取材之
士爭為府藏宋則文體異好似不甚重然既已鬱為
名編學者必且考究苟抵掌詞死者亦無不譚及焉
明人嚶嚶稱古乃再盛尚之至於有譜三都足以相
夸則修辭家為必業可知也吾邦中古設文章科
博士之業於此至乃與經史並家此選之冠弁藝文
古今彼此其略若是

李善首註學者相傳亦皆嗟賞其博乃以註者比肩大家諺曰文選爛天下半蓋依善註稱之爾但是讀者膚淺憚於窮力則典故刺目若其費解於是五臣出專釋就易不必究本而逐文隨見苟妄生義古人所嗤純繆誠多俗子喜趨祇致迷塗攪心之誦歸咎誰哉明有陳與郊文選章句專據善註其書頗為可用張鳳翼纂註亦有所見而纂註別多偽本抄略六家義無所辨蓋書賈所作假名張氏而已然繁辭之書初讀茫洋即有之猶勝無註

國訓之讀雙附字旁蓋自中古所有要之古之未創刊刻學者一切事書寫之勞而人人傳借艱其匱之六臣文選六十本筆墨之勤非數年所能成也故家不必備全即諸博士習熟之餘私記注略於本文之旁以備自己之忘而賦類奇字殊為壘硯則因國訓雙附音義並讀為便遂至相傳已於古則然今乃刊本遍世充棟之物一朝可備且國訓之習固害讀書况乎左右擾攘分目不勝被奪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字體文勢附之茫洋讀過諳誦所口國言而已俊

百集四錄 卷之六 十一
髦之士豈可復承其弊哉

讀論衡

論辨相競盛自戰國而西漢則承秦餘唯求亡守遺是務雖有論者未敢自恣暨於東漢篇籍寢備然後著論正非之學復盛矣又且讖緯日出時方多信雖光武之英其惑不可回王仲任出其際停審虛實自稱秉衡凡經傳百氏莫不被非斥者遂且至稱吳會之得秘為談助許下之論驚謂才進即測其世其有焉蓋喙長相尚則雖剖析毫釐率亦近乎街談巷議

耳夫辭語之道微婉相諭或有文遠旨深不必專貴徑情直言然世趨媮薄夸說日加訛為窈言亦其勢爾夫以言正言猶抱薪救火也不可撲滅益至燎原要之豐文茂記恢諧劇談擇者無惑何更詰難仲任蓋非不知之惟其剛銳之志急於著書而平易之論難奪佗先且其誦憶之功徒蘊未見非託斥事無繇示博後世論家亦多此伎倆則仲任設意所在詭異是其所也獨其因指擿援及甚繁八十有五篇不可謂非富有焉貧士乏書今猶古乎乃一覽之餘不問

才進苟記所有則不亦足以代閱雜肆之勞乎

讀老子王註

道德一篇非盡創說莊周所謂內聖外王或是一道理
蓋自古有之若諸子所引黃帝書雖不可盡信要其
有所傳夫有天地則有物有物則有道有道則有若
諸子有若諸子則有老子之道自古有之可知也當
老子時世所專尚今未可知然既過三代之盛名跡
所拘牽愈尊愈泥老子乃倡以其道起釋其惑因彼
攻彼復反無名令人驚省辭之所以多矯激也且反

覆優詠一意數出亦與他書異也虛無爲本因循爲
用無成勢無常形太史公論六家之要左袒道德有
旨哉因以歷觀古今之跡老子之言多有其驗儒者
奚可決皆與之爭哉然其辭玄妙有度無度遂裂爲
諸子百家其極至堅白亦其勢也後世釋氏道學苟
涉窮理者皆悉在其範圍中重內修養家所本應變
說兵者所由因此後之諸註家架說益繁唯其古言
艱奧間有不可解太史既論其難知強之則亂諸家
皆一也王註清言幾乎可用至其不通則旁取諸家

要亦在吾所欲用耳王註今本脫誤非一多不可竟其義未見善本可校為可憾焉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六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七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男 雄冲英輯

世家

守山莊公世家略

守山莊公額田恭公之適子名賴貞字子剛母順敬夫人小笠原氏小倉侯忠真之女也恭公者已紀世家公以寬文四年甲辰正月生于東都吹上邸二月本宗公伯父水戶義公及其世子與長沼侯來賀外

祖父小倉侯及其世子亦共會于吹上邸命公名焉
事具恭公世家十二年壬子公年九歲始朝見

嚴廟延寶四年丙寅十二月叙從四位下任大學頭
元祿二年己巳十二月娶夫人蜂須賀氏阿波支封
飛彈守隆重之女也六年癸酉四月恭公逝公嗣時
年三十踰月服除朝見

憲廟受命襲封遣大夫三宅繁賀告瑞龍山恭公
隴及義公西山隱居是歲十二月任侍從七年甲戌
封內不熟貸民賑救明年四月令邑吏舍貧民逋負

且賜粟是歲府臣多家累窮者常俸之外貸金周給
十二年己卯三月公告請之豆州熱海浴温湯十數
日還四月封內雨雹積二尺餘是歲封內不熟十三
年庚辰九月

憲廟降宴水戶肅公邸是日賜公奧守山徙封十月
朔公朝謝遣齊藤本秀告瑞龍山隴是歲水戶義公
病篤先是義公老于水戶西山於是十月十八日
朝命遣公問病公即日發赴水戶將命凡十日反
義公尋逝十五年壬午九月世子賴尚生是歲冬故

赤穗集四編 卷之二
赤穗侯淺野長矩臣四十七人夜襲吉良義英本莊
第殺義英以其首祭其君長矩墓初長矩於朝有
怒義英手刃義英斫不遂朝議賜長矩死國除而
義英免職而已不死至是三年淺野氏舊臣有志烈
者共結同心刻苦潛謀遂爲其主報怨云其臣亦皆
以法賜死而當時朝野籍籍義之先是吉原某者近
侍淺野氏其母外山爲順敬夫人姆因事公焉已而
公聞吉原不在義臣中乃命其母永絕不通疾其無
義勇也十六年癸未二月公子賴寬生寶永七年庚

鍛

寅五月太夫人逝謚曰順敬夫人八月奧封内大伴
邑獻四足雉享保元年丙申公年五十三二月夜外
言有盜入邸邸内頗騷公輒命外庭當直速出門外
直者白守不離局常令也况在警時乎不受公亦尋
悟聞之說且曰今後方急遽時汝曹各堅而守我或
謬命勿輕從三年戊戌六月世子賴尚始朝見十一
月公子賴寬冠公賜公子小鍛冶造刀
神祖所分也因戒曰初恭公以此爲枕刀而婦人汚
穢時或觸近必有損傷恭公敬畏其有神遂襲寶以

傳焉。吾始承此年，壯無慎，唯慊其未審利，逆偶自試，人忽乎掃之，若無所觸，果神物也。然後乃知先公秘無尚焉。有悔，今已授女。後至子孫，戒勿試。十二月，世子賴尚叙從四位下。任丹波守。四年己亥，從馬奴以小爲盜得罪，止捕得而囚之。奴超衆善走，常隨公騎。馳未嘗後，公頗愛其健而近之。於是心憫其罪入死，乃召吏曰：「賤隸無知，動乃觸犯，亦其分已然。法不可縱，引來，吾自斬之。」庭爲堆土，坐奴其上。公乃降揮刀擊之，刃即脫，觸不傷。公乃擲刀，顧左右歎曰：「吾老矣。」

哉。吾志一擊耳，而手霸小滑，不覺至斯。顧亦奴不死天耳。放之，公素努，力擊劍，亦其所長。萬無脫誤，理人皆知故爲失，以令免，感服其仁。憫奴後爲頭陀，每過公門，必潛拜泣去。云九年甲辰三月，世子賴尚以病廢。公子賴寬爲世子，朝見，尋叙從四位下。任若狹守。是歲夫人蜂須賀氏逝，謚曰欽定夫人。十三年戊申五月，上日光山拜大廟。十五年庚戌四月，水戶成公逝。世子宗翰時年三歲。五月，朝使執政大臣至，其邸策命世子爲水戶侯。公及諸宗皆會，邸迎接，公以

西京集四續 卷之七
宗老輔受命昨日公及諸宗朝朝特命公輔立
幼嗣以故此際朝謝告廟水戶侯儀公皆攝行十六
年辛亥為世子娶高須侯義孝之女元文二年丁巳
公年七十三先是公自著直指武式未成使世子繼
撰是歲成四年己未正月朝命廢尾張侯宗春遣
公及長沼侯賴幸安藝侯吉長赴尾張邸使宗春退
位而徙別邸還復命有命勞之五年庚申特命
陞官少將褒公老壯耐事也寬保三年公年八十告
老焉世子賴寬嗣是為今侯延享元年甲子公年八

十一初岡田宜紀寶永中為大夫至享保中致仕後
數年卒其子宜汎繼為大夫亡幾謝職隱于公采地
別邑常松川是歲六月召再為大夫宜汎辭不敢就
公曰寡人不明不能遠及往歲之事殆將失子今吾
老矣尚子為嗣主起永輔詒謀勿辭宜汎公直而有
經濟之才初與同僚用事者不協恐譖而隱公亦稍
稍知其狀後用事者罷於是再命復職云是月公病
篤朝使至問之尋逝朝使至吊賜賻銀二百兩
例葬瑞龍山謚曰英公世皆稱公強健英武而性甚

百身集四編 卷之七
肅謹與人恭敬節下不急是以府事治封贈平以至
朝廷之儀列侯諸有司之交際未嘗有失禮專事奉
國忠烈之志既承恭公戎政之緒益修其道兵陳之
法射御之藝莫不躬自練習以極其至時之列侯事
武備莫不推公初公壯時紀府別封西條侯賴純好
勇亦以宗室與公相善公宴其邸歡後共觀調馬主
侯請觀公騎公為馳驟數返主侯大賞嘆曰當今諸
侯誰敵公者即引所最愛馬贈公曰非公莫能稱足
焉公已以武備為人所稱亦以此勵其下多養當今

達武技之士府臣瀨谷棟成有名能馬術侍中岩本
内膳君嘗學瀨谷一日請瀨谷延田安城門朝鮮馬
場曰願使同僚士一觀子術瀨谷輒為盡其技岩本
君與諸中貴並觀稱善不已已而岩本君貽瀨谷葵
章時服後又數引御厩馬來令瀨谷調於是皆推知
謂前觀時

德廟混衆密御其坐窺覽甚賞善之時以為榮譽公
亦說之令錄其事藏府公自少好自鑄刀劍得者以
為珍又東都以燕高故城門内外侯第民舍撲地而

居比屋稠密，數以失。若遇列風，或至遠延自大家
巨室，居恒危。人戒嚴，及火起，輒奔赴救之。水戶侯邸
中有主第，其隣近有火，則公必自騎帥人而至。且衛
且救，或日數出，不倦。至則據馬指揮，一以軍法率勵。
雖猛炎中，不得撲滅，不措。以故每有火警，其所至莫
不恃公來救而安焉。公謂左右曰：走火者，廝隸事耳。
吾雖最小，幸位列侯，外人必有以吾為輕躁好勇，而
非毀之者，而輩亦將疑之。然當今升平，百有餘年，俗
易懈倦，亦勢爾。况吾不之就封，而輦轂之下，非田獵

地，苟欲習武，何由乃得。一試人馬足力，哉。顧今時備
火之舉，亦皆必隊卒旗騎，頗成列，以出人馬奔馳。急
若赴敵，是何不可當習戰鬥一事哉。吾非好是，聊且
試爾。公雖武毅，至與人親，日盡歡宴，暢然和樂，亦稱
凱弟。初

德廟為紀侯時，公及諸宗室會宴其邸。

德廟舉觴送公，公起降庭，視庭花盛開，乃舉佩刀鞘，
鈎一枝，大握，援之，即手折以還。奉勸請再，而後拜受。
德廟甚賞其有久具，其有雅趣，滿座極歡。好畫。

西京集四編 卷之七
喜禪理乃稱義山居 或號直旨常與高僧相友公
爲人忠告事若在己初肥後侯細川氏筑前侯黑田
氏在大坂之役有相怨遂交相絕世不合好公嘗爲
之憂乃爲兩國欲成其平謂彼此曰天下治安如斯
家家不遺誓命奉上久矣况兩國濟等與在方嶽之
列而至今不修會紀何以見事上之效乎兩氏喜謝
聽公始乃通和交請公邸宴以固其好公男子七人
適配欽定夫人無子諸姬西川氏生長子賴尚已以
病廢松本氏生次子賴寬嗣爲今侯生賴恭是爲高

松侯生定賢是爲白河侯生賴濟是爲長沼侯今侯
同母弟三人皆出爲宗族嗣松本氏先卒今侯追謚
安靖孺人女子六人櫻井氏生長女爲懸河侯夫人
西川氏生次女爲宇土侯夫人松本氏生第三女爲
村松侯夫人餘男二人女三人皆幼喪公逝後今侯
乃錄公行事貽喬使叙以紹先恭公世家

贊曰公之剛而栗克協詩人瑟僖之義乎其瑟者公
之敬矜威儀不解于位也故終始不渝享福亦多其
僖者公之欲用勇國之大事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

亂兮古之邦君君嘗不力

墓誌

長壽太夫人墓誌

長壽太夫人柳瀨氏諱阿故山縣今侯君母氏也初正德中先侯源壽公食封勢龜山也侍先侯正德五年生長子于封邑寔爲今侯享保二年次生女子寔後爲岡部侯夫人三年先侯移封城澱四年再生男名乘富寔爲豹隱公子六年又生女子夫八年癸卯先侯以召入于政府太夫人俱諸公子移東都先是

先侯始適夫人土屋氏卒無子於是太夫人以女德之選且有子繼室修內事延享三年丙寅先侯即世太夫人薙髮退居別館長壽其法號云今侯嗣以君母氏益貴今年寶曆七年丁丑二月五日病逝于侯第以元祿八年乙亥十一月六日生于東都享年六十三父淨榮母毛呂氏皆先卒藩中故老爲喬稱其女德之備云太夫人爲人聰明絕倫器識過於男子而先侯執政二十餘年未嘗與言外事居寵不驕深守幽靜謹修內範而已及居君母氏尊愈貴愈肅終

身無婦女佞佛之惑不爲粉華奢麗之好恒好女史
所記書籍自讀又使人讀聽之以爲樂寬恕愛人施
物毫無吝惜左右侍人前後仰其逮下之德者莫不
樂只頌焉今侯公子女十數人亦皆自撫養其側極
慈育之至而長至今繩繩焉故逝之日藩中内外人
人極哀莫不若自失恃怙者上日附葬東都光明山
天德寺先侯之塋域今侯使喬爲誌因繫以銘銘曰
既以子貴貴稱其德坤順之厚有終無忒

故神戶侯長德公墓誌

公諱忠統字大乾藤姓族本多氏公考松巖公諱忠
恒分自本藩江州膳所食封河州西臺公以元祿四
年辛巳六月十八日生於膳所母安井氏寶永元年
先考沒公嗣時年十四四年丁亥入爲執御于
憲厖其年叙爵稱伊豫守六年癸巳
憲厖上賓公出以列侯就鴈班歷

文厖

章厖至

德厖享保四年再入爲大番帥八年謝病出就帝鑑

班九年復起以兼鴻臚領祀典與聞郡國事尋遷執
事參政府執事職重事劇公從政幾三十年恭謹無
私承式毗翼德量才幹通知大體以簡御煩府事大
治朝野籍籍稱良執事其詳徧存口碑言之短不能
具列延享二年以功勞益封移食執州神戶城三年
以病乞解職復就帝鑑班尋乞老營高阡別邸而隱
焉公少好文雅長益篤受學物子號猗蘭中間雖在
繁職其業不廢以故著述頗富有文集十七卷曰猗
蘭臺集猗蘭子三卷皆已行世絲竹書畫兼善衆藝

性喜清靜榮寵如遺既隱即稱拙翁閉門謝客專樂
恬退世益高其操尚寶曆七年丁丑二月念九日終
于別邸得年六十七葬江東靈巖寺法謚曰長德公
初聘水口侯女未迎而卒後不再娶男十人女十人
皆庶出也長子康桓出繼膳所侯稱下總守次信胤
為勝山侯嗣卒次忠篤先為世子稱兵部少輔亦卒
次忠榮承族氏稱左京次忠永嗣神戶侯稱丹後守
第七男入釋為京師若王子 壹名賞深弟八男忠
節以公族大夫事膳所併其 先沒五人長女為一

品ハム夫人ハム次ハム次ハム適ハム貴ハム

餘亦先ハム沒ハム詳ハム具ハム別ハム註ハム銘ハム曰ハム政ハム

保ハム明ハム維ハム學ハム為ハム殖ハム

室ハム者ハム六ハム人ハム季ハム女ハム未ハム嫁ハム

功ハム立ハム言ハム鄰ハム德ハム清ハム靜ハム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七

